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貢生臣李全玉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六

秋官司寇第五之三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中之地距王城百里內言掌國中者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 賈疏六鄉地雖在百里郊內要言國中者指獄而言 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 鄭氏鍔曰鄉民之數教官掌之此又掌其數者為糾戒

也

寀掌國中其治所在國中也六鄉之獄訟其不附于刑者鄉師聽之矣其附于刑者與夫初未附于刑而繼附于刑者則鄉士聽之也糾戒禁之於未有獄訟之前

聽其獄訟察其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察審也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要於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辨異謂殊其文書也要之為其罪灋之要辭如今劾矣賈疏劾實也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賈疏恐囚虛承其罪鄭氏鍔曰辨謂辨論其獄與訟之情實也王氏應電曰先辨其罪狀之輕重然後案其入於死者與入於刑者分異而為之要書黃氏度曰職主也以司寇親聽故主其獄者移而致於朝

案既曰聽其獄訟又曰辨其獄訟者聽之以探其情

辨之以附於法也凡爭訟之附於刑者歸於士則不附於刑者鄉師遂大夫之屬已聽斷使解散矣其附於刑者士又聽之察之辨之旬而後致於司寇其死刑則又别異其要加審慎也職聽於朝者司寇弊訟斷獄羣士皆在各麗其法獻其議而主六鄉之獄訟者則鄉士也遂士已下皆然　春秋傳使王叔之宰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

灋以議獄訟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即朝眾聽之事吕刑云師聽五辭恐專則有濫故眾獄官共聽之　鄭氏康成曰麗附也各附致其灋以成議王氏安石曰若司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各麗其法使罪與法相應　王氏應電曰令羣士各出所見而議之或從初議或有他議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務協厥中

存疑王氏詳說曰王制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此經不及三公者散見於朝士職也其

職云面三槐三公位焉則三公在其中矣

案遂士職云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職

云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然則斷獄弊訟于

外朝唯司寇及羣士司刑之屬在耳非有所欲免則

三公六卿皆不與也王制王命三公參聽之即謂有

所欲免而令會其期者耳朝士職之朝位主於詢萬

民則王亦在焉非斷獄弊訟之常朝也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協陸氏釋文作汁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王氏昭禹曰受中謂受其事實之書易氏祓曰書謂之中小司寇所謂登中於天府是也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往涖之賈疏知非士師刑殺者士師是司寇之攷總攝諸士無暇往治鄭氏衆曰論語肆諸市朝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賈疏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棄疾請尸賈氏公彥曰肆之三日據犯死罪者而言其四刑之類刑訖即放不須肆之

案古者司寇行戮君為不舉故必累犯法者同日而

刑殺也

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正義鄭氏康成曰免猶赦也謂鄉士職聽於朝司寇聽之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　王氏應電曰免之蓋謂罪之疑而當赦或在八議而當宥者

劉氏彝曰死刑而欲免之用八議也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王所得專也是以雖在八議之中必反覆議成其罪而後舍之

李氏曰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茍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被殺傷者無以申其枉矣是故先王雖矜卹罪囚必與衆議其可否而後免之其免焉者非王免之彼之罪情自可免也　李氏嘉會曰王及三公六卿羣臣悉心以議之罪果不可免其人亦無辭

案王會其期則三公六卿咸在而位如大詢之位矣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

其屬夾道而蹕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祭祀若祭天及四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出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其方而入並過六鄉故各掌其鄉之禁令

鄭氏康成曰屬中士已下

案大祭祀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禁也氾埽反道鄉為田燭令也大賓客誅相翔者暴賓客者禁也守涂地者聚欜令也餘可類推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為于偽反辟音闢後並同

正義王氏應電曰邦事謂有國家政事行於國中或出畺也其喪謂葬於墓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正義金氏瑤曰國國中鄉士所治者　鄭氏鍔曰民雖鄉官所治刑戮則在鄉士

案大事即上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也戮有

以刑殺言者秋官掌戮是也有以辱言者司市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此戮犯命者輕重皆有之不僅如疏所云征伐田獵之事而已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遂地距王城百里已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

案遂士掌遂之獄訟而治所則在四郊也遂郊乃六

鄉之地而遂士居之者近於遂則民隱可聞不遠於
國中則獄訟易達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
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
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
殺日至其時往涖之如鄉士為之矣言各於其遂者

四郊六遂遂處不同　賈氏公彥曰鄉士之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在郊故云就也六鄉之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之獄分在四郊故言各也　歐陽氏讓之曰各於其遂令當遂之人見之庶知所懲案刑殺於郊者就遂士之治所也肆各於其遂者與衆棄之以懲其未也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猶命也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

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　賈氏公彦曰會其期皆在外朝但民有逺近故六鄉獄王會其期六遂獄使三公會其期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王所親也　賈氏公彦曰鄉士在四郊内有大祭祀大喪紀等四事此在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入所經故總云大事　王氏應電曰邦有大事聚衆庶則遂

人帥所治之民而至故遂士掌其禁令

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為于僞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六鄉近則使三公六遂差遠使六卿　金氏瑤曰為六卿前驅三公可知矣蓋遂士已下職卑於鄉士故迎送之禮亦漸多也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正義賈氏公彥曰郊有大事亦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

朝

正義鄭氏康成曰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邑者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郊外曰野故總稱曰野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

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賈疏衆載師職公邑任甸地縣士惟掌稍縣畺者其二百里内公邑之獄訟遂士兼掌之矣　黄氏度曰鄉法成於州野法成於縣稍縣都餘邑皆行縣法如遂故總稱之曰野　金氏瑤曰野三句亦朝士期内之治總論王氏詳説曰鄉士云掌國中遂士云掌四郊縣士云掌野是鄉之獄近於王城遂之獄近於鄉縣之獄近於遂蓋所居之地以近者為主也

案此職掌公邑之獄訟縣師掌稍縣都之賦貢而皆

以縣名官明公邑都家邑雖大不得過二千五百家也知此職所掌惟稍縣公邑之獄訟者甸之賦貢役事皆兼掌於遂吏遂師於徵遂之財征外別入野職野賦遂人於致六遂之衆役外凡事致野役遂大夫於令為邑者會政致事外戒凡為邑者之功事皆以兼公邑故也稍縣畺公邑之獄訟並以三旬而上則甸之公邑以二旬為期而兼掌於遂士明矣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

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正義鄭氏康成曰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

案遂之刑殺就郊而肆之各於其遂以遂本近於郊耳縣之獄在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上故此職曰各就其縣肆之三日明就其縣而刑殺因肆之與遂之刑殺就郊異也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
正義賈氏公彦曰不言帥其屬而蹕者言大役則非
王征行之事故直掌其縣之禁令而已
案不曰邦有大事而曰邦有大役何也大祭祀大喪
紀自六遂無及焉惟賓客軍旅所道經則通乎畿内
然其入也必近王都而後禮事繁其出也踰鄉遂則
事益簡野廬氏掌道治遺人委人共委積薪芻公邑
都家不過埽除道路守涂者聚欜而已故自縣士而

下不復言邦之大事蓋賓客軍旅所經無所為聚衆庶之事也惟役事則公邑與鄉遂畧同而諸官無明文故於此見之其不言致衆與役所致何也遂人職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則致衆者遂人也又曰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則致役於司徒者亦遂人也遂人職惟大喪稱六遂之役則野役無公邑明矣縣士蓋兼掌其禁令耳以其為刑官之屬故獨掌禁令而政治不與焉

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為于偽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謂有軍事於此而犯命者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不言

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也三月乃上要又變朝言國者以其自有君異之 賈氏公彦曰縣士掌三等公邑之獄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遥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 金氏瑶曰都三月亦朝士期內之治

案不言掌其民數者其數自有都士家士掌之且縣士之法方士脩之即所以遥掌之也康成謂民不純屬王蓋大宰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

陳其殷置其輔則民已屬於都家但王畿之内總統於王與侯國之民純屬諸侯者不同耳　鄉士遂士縣士皆聽其獄訟察其辭者皆已之職所專也都家之獄訟則已經都士家士成議附法矣故第聽其獄訟之辭而不復親聽其獄訟也死刑之罪獨曰辨者以未嘗親聽其獄訟辨之允不可以不審也　易氏祓謂第上獄訟於國不必職聽非也羣士司刑皆在而方士反不在乎蓋都士家士隨時而上獄訟之辭

於方士方士聽之茍有未當必復下於都家核察而明辨之必的然無疑乃上於國也縣士所掌公邑在縣畺者亦限以三旬而方士所掌在稍地者寛以三月正以不親聽獄訟而聽其辭必遠其期乃有往復駁議之隙耳

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正義鄭氏康成曰成平也鄭司農曰春秋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賈疏昭十四年左傳　賈氏公彦曰

成謂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

案不曰聽獄訟而曰聽其成者都家各有士以掌獄訟必先定議附法而後上於國故變文言成所以別於鄉遂公邑之未成者都家之獄訟蓋質其成而犯者不與之俱故方士第聽其辭司寇第聽其成書其成而已　方士不言職聽於朝何也司寇聽其成蓋獨聽方士所上之獄辭而未嘗聽其獄訟也則方士不得曰職聽於朝明矣不言刑殺及肆之地何也曰

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則各就都家邑宰之治所可知也不言方士之治所何也曰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聽之則方士待其治於國中不待言矣

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正義王氏安石曰既成而後上於國而於羣士司刑麗法以議又言獄訟成者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　鄭氏康成曰都家之吏自協曰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

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王氏應電曰都家八則有刑賞之威王朝主馭其大畧故但書其刑殺之成而已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之事動衆則為班禁令焉

王氏應電曰各禁戒其所率而致之民

案不舉邦事而曰都家之大事何也專地與民即王

朝徵役亦為都家之大事而其長又自有祭祀喪紀城郭溝池浚築之役故以都家之大事包之

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縣灋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脩此灋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賈疏鄉士等皆言民數惟方士不言故此云縣師職夫家之數與民數亦相近　王氏昭禹曰縣師掌其地域辨其夫家人

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而其獄訟則方士掌之故以時脩縣師之灋歲終則又巡而省之以行其誅賞也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治直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告於司寇聽平之

案如果小事不附罪者則不惟不關於司寇即都家

之士亦不必上於方士矣此所上治即朝大夫職所云都家之治也如上文聚衆庶亦其一端蓋不專指獄訟方士以時脩縣法歲終省之而誅賞則於其所上治固宜主之而以達於其長矣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

正義鄭氏衆曰四方諸侯之獄訟也　鄭氏康成曰諭罪刑者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

案春秋以殺大夫為亂王法則士民之私刑皆邦國

所專決也設倒行逆施以賊賢害民何以制之故設訝士以掌四方之獄訟使司政典獄者有所忌也然六服廣遠王官遥制無由得其情實故據其所上獄辭而察之其有刑罪不相附者則諭之使更平反焉

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造七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讞疑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賈䟽士師受中故知疑獄亦士師受之造焉者謂先造詣訝士乃通之於士師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　劉氏迎

曰此蓋謂疑獄非諸侯所能斷者

案有治於士宜兼士民枉橈而訴於王朝者注專指邦國之吏讞疑辨事尚未該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賈疏漢書儒林傳呂步舒事董仲舒明公羊春秋仕為丞相長史時淮南王劉安與其太子遷謀反武帝詔使宗正劉德與步舒窮驗其事

察必往而成之者就其地然後可以刺羣言得情實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為並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賈疏僖公二十八年左傳入國入野自以私事賈疏使者入國須有親故相見之法適野須有

採取之宜並是私事故曰自以私事　鄭氏鍔曰與行人送逆之行人

掌其禮而訝士治其刑

案此治蓋亦指爭訟之類羣儒以為有朝享之事為通於王此大小行人及掌訝之職與訝士無涉也蓋其國之僕隸輿臺有與王民相犯爭訟者容自治之而訝士佐治之

通論易氏祓曰掌訝職與士逆賓於疆士即訝士也賓客出入訝士道之從者之出則掌訝使人道之掌

訝專主送迎賓客訝士佐之故其分職聯事如此

金氏瑶曰訝士雖與掌訝同送迎而所重惟辟蹕及

誅戮暴客耳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事征伐之等訝士讀其誓禁之

辭

案邦之大事聚衆庶謂諸侯若遣卿大夫帥師來會

者也既同所事則誓禁亦及之如武王誓師稱友邦

冢君是也即大役時田亦然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某謂明堂位說魯公宫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賈疏魯之

庫門向外兼皋門魯之雉門向内兼應門則天子庫門在雉門外何得倒在雉門内此破先鄭二曰雉門三曰庫門之說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宫門同閽人譏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繹於庫門内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内見於此矣小宗伯職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内與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

朝之在路門内者或謂之燕朝
通論鄭氏鍔曰宰夫司士大僕掌朝位法儀皆不言建其法獨朝士言建外朝之法何耶蓋治朝乃王所日視燕朝亦然其法儀不待建惟大詢於外朝羣吏庶民咸造王廷事非常有所以特謂之建也
在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正義鄭氏康成曰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
王氏昭禹曰孤卿大夫王臣也在王畿故位於左公
侯伯子男國賓也從賓禮故位於右三孤六卿其位
凡九公侯伯子男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公位止
於三故面三槐　鄭氏鍔曰外朝之設為詢衆庶也
故三公引之以正王面而王得以親問焉
案此朝位謂詢衆庶與小司寇之朝位一也此不言
王南鄉彼不言公侯伯子男皆互見也但彼畧而此

詳耳公侯伯子男或有或無不定有則朝位在西客之也若斷獄訟之朝則惟刑官咸在而公孤大夫不與必有欲免之人乃令會其期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正義鄭氏鍔曰嘉石肺石必設於外朝者惟外朝人

皆得入焉欲使坐者有恥於其類窮者得至而無所

壅也

案嘉石肺石之瀍詳見大司寇職故於此畧言之

通論葉氏夢得曰周有三朝外朝之位朝士掌之當

大詢之時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後

先於其間治朝之位司士掌之大僕建路鼓以待達

窮者而宰夫復掌叙羣吏之治以待庶民之逆燕朝

之法大僕掌之而庶民之復逆又掌於御僕是庶民

之隱得與諸侯公卿羣吏之復逆並達於燕寢之内

成周盛時戶庭無壅其疏通洞達何如哉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僔語也賈疏經云族注云僔皆聚也　鄭氏鍔曰外朝鄉野衆庶得至焉或不知朝儀而慢未有班敘則錯立不定且就其族類而聚談所以辟而禁之

案以鞭呼趨且辟所施於庶民徒隸也慢朝錯立族談惟此職見之亦以有羣吏萬民若司士大僕所掌常朝則禁地肅清儀皆素習無所用此禁矣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正義王氏昭禹曰彼失而我有之之謂得伺度而得之之謂獲左傳得器曰得得人曰獲春秋書獲麟得寶玉大弓蓋有難易之辨　鄭氏康成曰委於朝十

日待來識之者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亾者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大物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𦤎謂人民之小者未齔七歲已下　易氏祓曰司市言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之市民所集其亾易得其求宜速若外朝之所委則求者或遠待之宜緩故旬而後舉也　王氏安石曰市所得貨賄六畜皆舉之而得者無私焉以民之所會其求必速即終無求者亦藏於

官以待之不可使民無故而得利也委於朝旬而不求者則終無求者矣故使庶民得私其小者又所以興起其善心而無或隱匿也

案委于朝謂得之他處者亦委于朝也或其物别有存貯則書而揭之亦於朝大者公之官收之以待求索也若雞豚劍帶之細過時而不索則失者已棄置矣故使得者私之曰庶民私之者設士大夫得獲亦不私而入於官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内之治聽期外不聽國期音朞餘並如字

正義鄭氏衆曰期外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　賈氏公彦曰國中一旬據鄉士郊二旬據遂士野三旬謂縣士都三月謂方士云邦國期者應指訝士期外不聽者所以省煩息訟也　王氏應電曰士民有不服者當於期内訴辨過期則不為之理

鄭氏鍔曰或謂踰期而不聽無乃不能使民伸其

枉乎不知事之抑而不直者彼固不能久安也若過期然後反覆其變詐或生於意外且證逮所及擾民必多此其所以不聽與

案自此以下非朝士之專職乃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諸官之所同也以其諸官所同故附於朝士之後而每節皆以凡起之士者自鄉士以下諸士也士之治謂民間獄訟各訴於其士者也此期日與地官質人之治質劑同皆所以杜變詐而息事寧民也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責側賣反又如字下同注故書判為辨

正義鄭氏康成曰判半分而合者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詞訟有券書者為治之　鄭氏鍔曰小宰所謂聽稱責以傅別是也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案同貨財即士師職所謂凶荒令民通財也天災流行令民同貨財以相濟而以國灋行之為責其償與息則富者樂於出財而民常不困矣犯令謂多取息

與能償而過期不償者士師令之朝士又令之犯者加刑罰焉所以使出者無顧惜而貸者不敢負也存疑鄭氏衆曰同貸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以國灋行之司市爲節以遣之　鄭氏康成曰同貸財者富人蓄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灋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責取息坐臧

案合錢共賈者不必官爲治之商賈皆以節行又不

必合錢者而後有也富人買賤賣貴亦不可以通貧財言國服為息之説尤為悠繆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屬音燭或如字傅音附

存疑鄭氏康成曰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

案此謂身亡而親屬執傅別以責者蓋或妻子耎弱或族屬疏遠欺其不知故抵冒也若轉責使人歸之

則必契約佐證而無從抵冒矣地傅謂傅別有土人佐證者小司徒聽民訟所該者廣獨以其地附近之人正之不必有傅別故曰地比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正義鄭氏衆曰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其時格殺之無罪

案此節疑有脫文訛字大意謂軍中鄉邑有盜賊来刦竊其財物及家人者當時殺之則無罪也蓋姦人

起於倉卒不殺之則恐反為彼所殺傷故不可以擅
殺罪之賁誓曰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此
盜賊之在軍者
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
之於士　王氏安石曰已書於士而士得之則以刑
而論其罪已書於士而士不得則罪不嫌於不明故
許之專殺也

案仇讐即在異國將往報之亦先言其情於本國之士士斅得其實而書之他日殺仇於異國則異國之士得考其實於本國而釋其罪也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注故書慮為憲貶為窆

正義鄭氏康成曰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

歐陽氏謙之曰慮刑貶只當是減省刑罰　劉氏迎曰凶荒札喪寇戎之際法不寬減則民滋不安而

盜賊之變起故令邦國都家縣鄙議刑貶也先儒以減用為慮貶士官何與於減用哉

案貶謂刑從末減也札喪以札而死亡者衆也蓋荒札則比屋皆然鄉鄰族姻莫能相救其罪不至死而附於刑者或一人繫獄舉家不寧則無罪而死於荒札者多矣寇戎相逼不能守禦則其禍更烈故或減其等或緩其期俟既定而後弊獄焉其曰慮者刑罪中有情不可恕者必詳慮之非槩行寛釋也　惟呼

趨且辟及禁慢朝舉委朝之人民器物為朝士本職其餘諸士聽治之期收責同貸之令禦寇復讐之法荒札寇戎刑貶之慮乃刑章之凡非外朝之法故以附於朝士之末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正義鄭氏康成曰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　賈氏公彥

曰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地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徧畿內矣

案重民命司寇獻數之本義也而大宰之制國用大計羣吏必據此為根柢以制財用則知其都數足矣以攷吏治則疆邑區分殷耗各殊辨之不可以不悉也必異其男女者九州土風別異所生男女或相倍半知其數則所以作其配偶任以作業者政教必有

調劑如多男之地則課以耕牧多女之地則導以蠶績之類故三年大比内史則據之以贊大宰攷吏治司會則據之以贊大宰制國用而職方氏所以具知九州男女多寡之數亦由積年較比而得其詳也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比必里反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

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鄭氏鍔曰民者王所當治民有登耗則為公卿大臣者當據是數佐王以治之使其繁庶而已故曰以贊王治　賈氏公彦曰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計冢宰貳王治事故皆貳民數以贊王治　王氏安石曰小司寇職王受民數以圖國用而此言以贊王治蓋生齒不蕃以王無陪無卿政教不修所以治官治民者多失其道非特為貧故也通論易氏祓曰小司寇於每歲祀司民獻每歲之常數此則於大比之歲以民數詔司寇故司寇於祀司

民之日而獻三歲之總數

冢王拜受者一則賢能之書一則萬民之數蓋國非民不立民非賢不治民為萬物之靈而賢能尤萬民之秀王所受於天地祖宗者莫重於此故拜而登於天府　小司寇職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者以民數之登耗而制國用之多少也此職曰以贊王治者以民數之登耗而攷政治之得失也　漢文帝一歲斷獄數百而武帝時乃數萬周公置司民於

秋官而獻民數以司寇使王知生齒不可耗於刑殺而使民遠罪宜有道也

餘論徐氏幹曰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先王周知萬民衆寡之數則勤惰者可鬬故周禮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重如此是以制鄉遂之法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為政也戶

口漏於版圖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姦心並生偽端並作嚴刑峻令不能救也　又曰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五刑用措其惟民數乎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劓魚器反　刖音月）

正義鄭氏康成曰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

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為俗古刑人逃亡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刦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

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賈疏此據吕刑而言吕刑剕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臏辟三百宮辟五百轉寫者誤當以吕刑為正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　王氏昭禹曰五刑之序皆自輕入重

案罪之重至大辟而止矣惟盜賊則不止於殺而奴其妻子惟七十與未齔者不為奴故別見於司厲而不列於司刑以示盜賊而外更無從坐之法也蓋非耄與悼任其天屬為邪惡而不能匡其將入於盜賊也不以告於鄰里使收教於圜土而共私其姦利則

罪固宜有所分矣

餘論朱子曰漢文帝除肉刑後世之五刑降死一等則流徒杖笞而已生刑死刑輕重相懸不能使民無犯善乎胡仁仲之言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絶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庶幾民知所避而風化興矣　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明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贓滿之類者茍采陳羣之議一以宫刵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王氏應麟曰崔浩序漢律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尚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宫刑案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宫刑非自隋始也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　賈氏公彦曰刑罰並言刑疑則入罰故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賛司寇聽獄訟

正義鄭氏康成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寛也赦舍也

案宥謂流放尚書流宥五刑春秋傳鄭放游楚於吳

子產曰宥女以遠是也春秋刺公子偃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皆以刺為殺
存疑易氏祓曰刺者刺取人情之當否而後加以刑殺也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三刺之事所施謂斷獄弊訟之時先羣臣次羣吏後萬民先尊後卑之義
案三刺蓋以情罪之可疑及羣士司刑所議之不齊

者訊也羣儒多謂訊之而皆曰可殺則殺之否則釋之非也以萬民為本參以羣臣羣吏之說而折以情理之中或從其多或從其少不必羣臣羣吏萬民皆同辭也下經云然後刑殺則三刺固有減殺而刑者矣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正義鄭氏康成曰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砍伐而軼中

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案注舉此以為類耳可宥者多小過殺人而宥不過閒一有之 王氏應電曰三者皆非故犯也隨其罪之大小而宥以寬之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旄本又作耄莫報反惷書雍反又褚用反

正義鄭氏衆曰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已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鄭氏康成曰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 王氏應電曰三者皆可矜也則

赦而免之若記所謂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是也

案幼弱老旄身犯者固有之亦有連坐而惡非已作者如司属所謂七十及未齓者是也惷愚則懵然無知或為姦人盜賊所誑誘指使情本可矜舜典所謂眚灾肆赦易所謂赦過皆此類耳管夷吾以赦為奔馬之委轡蓋自周有亂政五刑皆贖諸侯放肆徇私從欲縱姦宄以賊無辜故極言其害而秦漢以後識治體者皆以赦為戒也

餘論馬氏端臨曰案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為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者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姦宄不詰於是赦遂為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矣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正義王氏應電曰司刺專掌此三灋求萬民之情斷獄訟之中定其當服上刑當服下刑務使之輸情服辠然後刑殺　金氏瑤曰斷獄求中三刺備矣三宥三赦皆三刺中所有事葢訊而得其不識過失遺忘之情則以情用法而寛其罪訊而得其幼弱老旄惷愚之實則直赦之而已苟無可解免則彼之所犯彼自取之我固不得屈法以行私彼亦不得讐法而生怨矣

案三刺所以求民情也三宥三赦亦曰以求民情者求其情而不在可宥可赦之列然後罪無所疑而中可斷刑可施也　求民情求所犯之情也斷民中則於羣臣羣吏萬民所復之參差不齊者而斷以理之中即中庸所謂執兩端而用中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有情眞罪當者則加以五刑在虞書為象以典刑周禮以五刑之灋麗萬民之罪呂刑五辭簡孚正於五刑是也過者則在所當宥虞書流

宥五刑周禮分為不識過失遺忘三者呂刑則正於五罰使出財以贖之是也青災則在所當赦虞書青災肆赦周禮分為老幼惷愚三者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是也經之所言無不脗合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劑子隨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劑謂券書鄭氏鍔曰劑如質劑之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

王氏應電曰約者有事相期劑則載其所約之詞也凡有約必有劑故大史職與此經皆以約劑並稱

治神之約為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　易氏祓曰宗廟有位山川有域有社稷之壝有五祀之次所以事神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命者以為約若魯用郊禘是也

治民之約次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讐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

治地之約次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王氏安石曰若衛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之東土以會王之東蒐之屬是也

治功之約次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

也　劉氏迎曰功約則銘誓帶礪之屬　王氏與之曰如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是也　黄氏度曰功約水土之功鄭下文注訟約引春秋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即此功也今民閒受溝洫橋梁先後大小之差亦有約以為據

案注説正也黄氏度亦可備一義

治器之約次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

王氏安石曰若曾得用四代服器之屬

治摯之約次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来也

王氏安石曰摯約謂若公孫黑使強委禽之屬

總論鄭氏康成曰此六約者諸侯已下至於民皆有焉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約劑邦國約也小約劑萬民約

也丹圖未聞或彤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約劑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

案此經所謂宗彝與尚書異蓋宗廟之典冊也約劑至衆非六彝所能備載且有訟者則辟藏數啓宗廟而視祭器非義所安也其義與鼎之有銘異銘祖考

之功德於祭器宜也邦國萬民之約劑而書於天子之祭器何義乎况祭器有定數而約劑日增將因約劑而别增祭器乎其不可通明矣丹圖如春秋傳著于丹書之類亦冊籍也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藏才浪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賈疏定元年會于狄泉左傳）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賈疏雜記割雞當門珥於屋下此言珥故知用雞也　王

氏安石曰瑘而辟藏重其事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辟音闢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賈疏僭稱王晉文公請隧以葬者賈疏僖二十五年左傳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

司盟掌盟載之灋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

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與楚客盟
賈疏襄二十六年左傳

䇲盟者載其所要之辭於策謂之載書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賈疏紫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又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云六色象其神

六玉以禮之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　鄭氏鍔曰此謂合諸侯而盟蓋將有所作為未知其心之同否故與之要言於天神　王氏應電曰春秋傳盟於亳北載書曰或閒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　易氏祓曰盟而加之以約謂之盟約之載　歐陽氏謙之曰盟之禮儀即求牲載書歃血戎右贊牛耳桃茢玉府共珠槃玉敦之事

案貳在司盟故云載在盟府其正則與牲俱埋矣王氏昭禹謂其正則藏於天府非也天府與此職並無此文安得以臆揣乎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詛側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賈疏襄二十三年又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賈疏隱十一年 賈氏公彥曰盟者

盟將來詛者詛往過　王氏志長曰盟者恐負約而盟於神期其久要也詛者已負約而詛於神令其必禍也　王氏應電曰盟重於約而詛又在盟約之後案萬民犯命必國之大事如甯武子宛濮之盟以國人多直元咺而貳於衛侯子產請焚載書以安反側也詛其不信者則事微而人亦無多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正義鄭氏康成曰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也　賈氏

公彦曰此謂司約副寫一通來入司盟鄭氏鍔曰民之有約劑書於丹圖司約掌之此則藏其貳以備遺失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盟詛者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　黄氏度曰獄訟覆情匿詐無質證不可推究者多矣株連則恐其枉故為盟詛以止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是蓋去古未遠以盟詛為懼也

案司約辟藏不信者服墨刑而此則使之盟詛何也司約所謂不信者所訟與約劑不符者也其或歷年久遠情事别有變詐而約劑難憑則使要言於神以懼之又使其地域之衆庶共牲與酒脯則或有知其實而相質證者且使為變詐者懼不見直於鄉里而他日不相保受也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為于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　鄭氏鍔曰既使衆庶共質之鄰里共牲之人必有能詰責之者彼將知愧而自悔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青空青也　鄭氏鍔曰荀卿言南海則有曾青丹于注云曾青銅之精可繪畫者所謂青殆此類耳　賈氏公彦曰地官丱人主取此官主藏　鄭氏鍔曰戒令者物不茍取入必以時

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楬音竭璽思徛反

正義鄭氏衆曰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税也賈疏案山虞澤虞等出税者皆以當邦賦穀税不虚取也楬而璽之者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楬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賈疏楬即今之版書揃即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録其多少善惡為後易分别也鄭氏康成曰為兵器者攻金之工也守

藏者玉府內府也賈疏案玉府職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內府職凡四方之金玉入焉故知此二府守藏　鄭氏鍔曰受其入則取官所自采者受其征則取諸民而官所稅賦者　王氏應電曰楬表其上復璽以封之既不使混雜吏亦不得侵沒

入其要

正義鄭氏康成曰要凡數也入之於大府賈疏職金既知量數錄要簿入於大府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正義鄭氏康成曰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　賈氏公彦曰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　項氏安世曰金罰貨罰皆士官掌之士入於職金職金入於司兵　易氏祓曰入於司兵即槀人職所謂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者是也

案所受入征之金錫入於為兵器之府者鑄造之用多非入征不能充金罰貨罰則入於司兵者繕修之

齎少則罰金與貸可給也既以金罰貸罰入於司兵而槀人不受財於司兵何也五兵五盾之繕修自當受齎於職金司弓矢别職而不屬於司兵則直受於職金可也觀職金所受曰金罰則知鈞金之入不直然後罰之直則仍反之其人

通論王氏應電曰金罰貨罰並入於司兵者辜累之物不以入經用與司厲職以盜賊之任器貨賄入於司兵者同義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案汲冢周書大聚篇武王聞周公之言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以類相推豈國有大事旅於上帝其罪已懲艾之辭亦鏤於金版與此雖周末偽書而稱用金版以鐫銘或於古有傳饗諸侯無所用金版此句葢衍文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賈疏槍雷椎椁皆守城捍禦之具陸氏德明曰椁宅耕反本又作揨　王氏應電曰或給以府庫之藏或采於所產之地皆職金掌其令

察良苦之等多少之數適用之宜給受之節及事畢而會之皆令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賈音嫁

正義鄭氏衆曰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於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　鄭氏鍔曰以其物充兵器之用取諸盜賊還以為除盜賊之具

案盜賊之貨賄宜反之失者而以入司兵何也若應時追獲具有主名自宜反之其人或竄伏他邦越歲踰時而後得之失者主名已難指實必一一推究而求其人以反之則牽連糾詰滋蔓無窮故入於司兵

而已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舂書容反稾古老反

正義鄭氏衆曰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稾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為奴欲焚其籍也　鄭氏康成曰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氏鍔曰同名曰奴　金氏瑶曰獨言盜賊

奴則餘罪不奴可推矣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齔初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

王氏應電曰有爵者不為奴亦議貴之意七十與未齔者不為奴亦赦老耄幼弱之意

葉自有爵不宜有為盜賊者其諸戚屬有如士師職所謂邦賊邦盜書傳所稱降畔亦以盜賊之法治之其父兄子弟有爵者宜連坐猶不為奴蓋先王以廉

恥厲士大夫之節行如此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六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七

秋官司寇第五之四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牷音全瘞於例反

正義鄭氏衆曰牷純也賈疏商書微子篇犧牷牲注云犧純毛牷體完具彼牷與犧對是犧為純毛牷為體完具此無犧故以牷兼犧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賈疏以王車轢之者即生民詩云取羝以軷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犬羊俱得

瘞謂埋祭也爾雅祭地曰瘞埋　賈氏公彦曰伏瘞謂王出國軷道之祭即大馭職所云是也　王氏應電曰祭祀伏瘞用純色之牲即牧人所謂毛之也案充人所芻者牛羊也犬則槀人豢之臨祭犬人共之下言用駹則此牷兼犧言之明矣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駹模江反注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龍讀為駹

正義鄭氏康成曰幾讀為刉珥當為衈刉衈者釁禮之事　鄭氏衆曰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林川澤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駹謂不純色也　賈氏公彦曰沈謂沈牲於水辜謂疈磔牲體牧人職云毁事用駹云可也者用純爲正用駹亦可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馬掌其政治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謂視擇知其善惡　賈氏公彦曰犬有三種田犬吠犬觀其善惡食犬觀其肥瘦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少儀云犬則執緤是也

歐陽氏謙之曰掌其政治若用牷用駹因所祭以别

其所用相犬牽犬擇其人差其廩祿皆是

案此職賈徒倍於羊人疏兼田犬是也但牽田犬非十有六人所能共相犬者亦不僅官中之賈經云凡相犬牽犬者屬焉作推廣之辭則別有共其事者明矣

司圜掌收教罷民罷蒲宜反

正義鄭氏鍔曰拘之圜土所以收之勞苦以生其善心所以教之　項氏安世曰司寇執其總故曰聚司

圜掌其出入故曰收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正義鄭氏康成曰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歟賈疏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

舍釋之也　鄭氏衆曰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

王氏應電曰任之以事所以强其罷而勸之善亦使

之自食其力不以無罪養有罪也　易氏祓曰此與大司寇寘之圜土而施職事之文同大司寇不言任舍而司圜則有一年二年三年之差蓋彼言其要而此言其詳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　鄭氏衆曰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

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入也　易氏祓曰司刑之墨劓宫刖殺虧體者也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虧財者也

𥨊不虧體疑即掌戮職所謂髠以其既改而髮仍可蓄也惟髠故無冠飾

掌囚掌守盜賊

正義賈氏公彦曰古者五刑不入圜土故使身居三

木掌囚守之　王氏安石曰掌囚凡囚皆守焉獨言盜賊者重也

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梏古毒反拲音拱桎之實反弊必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囚者謂非盜賊以他罪拘者也在足曰桎　鄭氏衆曰拲者兩手共一木也　劉氏敞曰在頸曰梏春秋傳以弓梏華弱於朝易曰童牛之梏　王氏安石曰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傳子

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則梏在脰明矣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案諸士刑殺各於其地自當各就其市注云士鄉士者自朝適市則必國中之市也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

著之也因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

就衆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賈疏同姓亦有刑則異刑於姓心服故云體異姓

隱者弗與國人慮兄弟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諜音牒搏注作膊匹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諜謂姦寇反閒者賊與諜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為膊諸城上之膊貫疏見成二年左傳字之誤也　揚氏雄曰膊曝也　金氏瑶曰賊諜即士師八成之邦賊邦諜不可赦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膊謂去衣磔之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緦服以内也焚燒也易曰焚如

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王氏昭禹曰焚之者不存其形辜之者不全其體

案焚酷於辜殺王之親其律尚輕於殺其親者聖人立法所以仁至而義盡也今律不孝不弟列逆叛之前義亦如此

總論金氏瑶曰已上三者皆非常刑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踣步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賈疏上附下附是罪附於法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　賈氏公彥曰亦如之者合入死者亦踣之合入四刑者雖不踣亦刑之於市

寀不曰盜亦如之而曰刑盜于市者劫請攘竊之盜未曾傷人刑或止於刖劓也上言凡殺人者則殺人之盜已具其中

通論賈氏公彥曰魯語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辨正黄氏度曰後鄭以戮為膊焚辜肆非也戮猶辱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

案軍旅則有斬殺田役則有刑戮也田以習軍旅故

鄉師巡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春秋傳孟諸之田楚申舟抶宋公之僕是也役亦有刑戮者如壞隄防以災民倡訛言以驚衆之類是也經統言斬殺刑戮者軍旅之小罪亦有刑戮田役而作姦犯科惑衆害民亦或斬殺以徇也　殺人刑盜既曰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謂于市也此又云亦如之專指王之同族與有爵者言也蓋古者大田大役皆大司馬涖衆屬植以軍法部勒徒庶恐疑在師中則戮於社田役

之刑各徇其地故特著其亦於甸師氏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髡苦門反積子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黥者無妨於禁御截鼻者亦無妨以貌醜遠之宮者守内以其人道絶也刖者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　劉氏迎曰刑之以償其罪養之以全其仁先王視刑餘之民猶其民也　王氏曰先王之於罪人流之則有居刑之則有使記言公家不畜

刑人非不畜也君子不近耳
辨正王氏應電曰注以髡爲王族犯宫刑而減之者
非也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爲刖以下耳茍降從髡
則應劓刖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
案記所謂公族無宫刑葢議獄時不當以宫而降從
劓刖耳先鄭以髡者爲司圜所收罷民似可通其不
冠飾而墨幪疑即爲其髡也葢能改者反其州里不
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其罪不至殺而又不能改者州

里莫任將焉置之則長髠而使之守積宜矣

司隷掌五隷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隷謂罪隷四翟之隷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王氏應電曰辨其物使不得相雜也政令謂各有所當執之役與其敘次灋度　王氏曰灋其役使之差等也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搏音博為于僞反積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其謂任猶用也郎氏兆玉曰牛人職所云公任器是也

餘論王氏應電曰民謂罪隸之民也罪隸之人於盜賊能得蹤跡故因其能而使之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厠賈疏涅厠室塞之示死者不復用引之者證煩辱之事

王氏應電曰如典

祀徵役於司隸而役之之類

案下經别列四翟之隸所共職事則上所列諸事皆役罪隸明矣蓋以四翟之隸而為百官積任器役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則非其所習遠人觀德而使役煩辱事體亦不宜且四翟之服事於王朝者其數未必多以役國中庶事兼搏盜賊掌囚執人則力有不暇給惟罪隸則百二十人之外實繁有徒以力則能給以事則易習而體亦宜之曰帥其民正以見罪隸之

為國民而别於四翟又以包百二十人以外之徒衆也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宫與野舍之厲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列也

賈氏公彦曰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守王宫與野舍者即師氏職帥四夷之隸守王之門外朝在野

外則守内列是也　王氏應電曰守王宮與野禁重事也而使四翟者夷人性朴其戴君父之心純一不二因其願留而任以事一以通在彼尊親之心一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鄭氏鍔曰司隸正掌之師氏又使其屬董之

存疑易氏祓曰周之興也東南先服王化四翟之隸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有素故使列於守衛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令力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役給其小役　王氏曰雖充百官府與有守者之役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徬步浪反

正義鄭氏衆曰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為牽徬此官主為送致之也　鄭氏康成曰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

賈疏車轅内一牛前亦一牛二隸前者牽前牛徬者御當車之牛　王氏應電曰

所謂煩辱之事此類是也

其守王宫與其厲禁者如蠻隷之事

正義王氏應電曰上司隷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隷守王宫及野舍之厲禁未及於罪隷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隷而先言如蠻隷之事十四字疑閩隷脱簡而誤見於此

案盜賊之子其類姦宄又親戚為戮不宜俾守王宫與野舍故司隷通掌五隷而守王宫與其厲禁獨舉

四翟之隸此為閩隸下錯簡無疑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正義賈氏公彦曰云掌役校人者為校人所役使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圉不見隸者盖雜役之王氏昭禹曰校人徒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者蠻隸兼役其事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閩梅巾反

正義王氏安石曰役於掌畜王氏昭禹曰此與掌畜所謂阜蕃而教擾之同

事

掌子則取隸焉

存疑杜氏子春曰子當為祀　鄭氏康成曰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閽隸役之

案此經不可强解姑存注説掌子二字其有譌脱與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正義鄭氏衆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賈疏解鳥言者或解獸言

故鄭燕言之介葛盧

事見僖二十九年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隷之事

貉隷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敎擾之掌與獸言貉孟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

乳於圈檻也　賈氏公彥曰夷隷既鳥獸之言俱解

此貉隷解獸言亦解鳥言互見之也

案與鳥獸言即所謂敎擾之也能言之鳥必人與之

言而調習之猛獸媚養己者命以起伏動躍則應焉

蓋久而習於人言耳

總論劉氏彝曰罪隸用之搏盜賊役煩辱積任器為牽傍則其罪之所宜為也養鳥獸牧牛馬審鳥獸之言乃其俗之所素習也

傒閩隸所養非畜鳥也貉隸所養非常獸也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似不宜養之然鳥言獸言等事有其術則不廢如古有豢龍氏之類或四夷來王亦有時而用之匪直以為玩弄之具而已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隷之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詰起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憲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

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賈氏公彦曰掌憲邦之刑禁與下文為目布憲為司寇屬官以刑禁為重故每事共丁寧之也　劉氏彝曰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恐未之能徧也意者書其刑禁之宜憲於民以達於州伯州伯以達於諸侯而以達於四海察小司寇令羣士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士師又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蓋小司寇以令士師而士

師帥其屬憲之其屬之中布憲亦存焉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正義賈氏公彦曰征伐巡守田役皆大事合衆庶也

以其為布憲之官故於聚衆庶皆以刑禁號令　王

氏應電曰若野禁軍禁之類竝布憲號令之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

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

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耳鄭司農云𢹎獄者距當獄者遏訟者過止欲訟者　賈氏公彦曰謂吏民私相戕賊而不以告於官者伺而得之則以告也

察不以告者被害之人懾於勢力而不敢聞諸官也𢹎獄者已當赴獄而距違遏訟者人欲見訟而阻遏𠀤强梁怙惡之人故設官以察緝而誅之所以達民隱而伸其屈雪其寃也或乃謂不以告者與犯罪之

人同科則扶强而抑弱也愈甚矣　職司斬殺戮而所告無斬殺戮何也傷人見血者必告則相殺不待言矣攘獄過訟乃鬬傷賊殺之漸嚴此三者乃所以禁殺戮也其既相殺戮者則以歸於士而罪在大辟亦不待言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正音征撟居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

亦刑所禁力正以力強得正也　王氏昭禹曰逆理害治者謂之亂恃強虐物者謂之暴人所不樂為者力不能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也　王氏應電曰撟誣犯禁若偽稱制令假為符節而有所規圖以犯邦禁也作言語而不信若造言生事以疑衆者

案正者使人慴伏而從已也亂暴之民以力求正而不依於理法戰國秦漢任俠姦人是也

通論陳氏汲曰比閭族黨之法凡所以為政之道纖悉備矣二官所禁大抵暴横足以侮上陵下傾險足以蠹政虐民故别立刑官糾以法禁庶姦民有所懾而鄉遂之官得以安行教化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正義賈氏公彦曰聚衆庶謂征伐之等王氏昭禹曰若師田行役之屬

凡奚隷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聚而出入有所使賈疏謂國有煩辱之事使奚隸則有此出入　王氏昭禹曰司以察之收以治之

辨正王氏應電曰奚民間婦女服役於後宫者

通論王氏應電曰王之宫寢若無預於秋官之事而司隸掌四翟之守禁暴司奚隸之出入先王於給事宫壼内外之人防禦之嚴如此所以為端本清源之道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正義鄭氏康成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絶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　王氏昭禹曰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是也謂之四畿則是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猶較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供飲食樹為蕃蔽　王氏昭禹曰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所謂息也　劉氏彛曰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主往來按比之事

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令力呈反欜音託

正義鄭氏康成曰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　鄭氏衆曰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賔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賔客

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敘而行之（轚居錫反又音計）

正義鄭氏康成曰舟車轚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轘轅抵閣（賈疏道路名）舟有砥柱之屬（賈疏水之隘道）其過之者使以次敘之　鄭氏鍔曰轚者相值而礙也互者交互而不行也

案春秋昭公八年蒐于紅穀梁傳御轚者不得入范注轚挂則不得入門又國策車轂擊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　王氏應電曰有節者不可滯有爵者不可慢故為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王氏應電曰亦恐其妨稼穡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比必里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事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王親行所經竝須修除道路皆野廬氏校比民夫　王氏

昭禹曰治其壤謂之脩去其穢謂之除　鄭氏康成曰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金叙文功之官名次金叙賈疏漢時主役

主以丈尺賦功

掌凡道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禁若今絶蒙布巾持兵杖之類

王氏昭禹曰若脩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也在國之道脩閭氏禁之在野之道野

廬氏禁之

寀國野之道廬宿路室侯館之委積地官遺人掌之而不使兼掌道路之禁令何也凡民之有罪過者可使有司治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若道路宵晨暫遇姦宄非刑官之屬巡察監視隨縛而刑之不足以肅也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

通論王氏應電曰夏官有司險合方氏主達天下之道路但治其大略而已此官則主達畿內之道路蓋侯國皆有是職而王畿為之主也國語單襄公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將亡野廬氏之職豈可忽乎

蜡氏掌除骴蜡清預反骴詳賜反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漬

正義鄭氏康成曰曲禮四足死者曰漬鄭司農云骴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賈疏月令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骴骨之

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古淵反亦音圭

正義鄭氏康成曰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賈疏毛詩吉蠲為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同圭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賈疏罷民謂之任人者司圜職任之以事是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蔵惡也

案任人雖歸州里三年不齒服飾尚異於平民故與

刑人同禁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楬音竭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賈疏若比長閭胥黨正之輩皆是其人其家人也　鄭氏衆曰楬欲令其識取之有地之官有郡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掌凡國之骴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禁謂孟春揜骼埋胔之屬　王氏

應電曰此職掌潔清道路之事蓋野廬氏分職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　王氏應電曰溝瀆澮池國之利也而小民恆挾其私智或因旱而為匽上流或以潦而曲為隄防或盜人之水以自利或決已之水以注鄰至於因一竇之開成滔天水患因一時之障致百年湮塞其為害於國稼大矣故

設雍氏專禁其事

案曰國稼者溝瀆澮池本以利通國之稼也

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阱才性反擭胡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賈疏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

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柴誓曰

杜乃擭斂乃阱　鄭氏鍔曰五溝五涂以通灌溉至春又為溝瀆何耶葢五溝者田野之中一定之制此乃閭里之間春夏雨集溝澮皆盈水去不速不可不通之也　王氏志長曰秋塞阱杜擭固防其害人時既収刈亦所以疎禽獸之禁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　賈疏先鄭此解雖與後鄭異得

為一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賈疏謂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

義

及水蟲

案此節文義未詳姑存注疏之說

萍氏掌國之水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賈疏如深泉洪波沙

蟲水蛩及入水捕魚鼈不時賈疏月令春秋冬三時

之類取魚若夏取則不時

幾酒謹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賈疏

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婚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　謹酒使民節用

酒也書酒誥曰無彝酒　王氏應電曰萍氏掌水禁

而兼酒者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酒所以為人合

歡而溺則生禍取其類也

案詩曰無酒酤我蓋惟大夫以上祭祀乃及時命為

酒則士庶人祭祀冠婚力或不能自造亦不禁市沽

但宜有限量耳幾酒蓋苛察其無事而漫作者謹酒

則戒毖其因事多作及市沽而溢於禮事所宜用者

與

餘論蘇氏軾曰自漢武至今皆有酒禁未嘗少縱而私釀不絕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後世所以不能禁酒而周公獨能禁酒也　呂氏祖謙曰周公作酒誥恐人沉湎以傷德也降而漢文帝為酒酺景帝以歲旱禁人酤酒已非酒誥本意

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焉至桑弘羊建榷酒之說則公家日專其利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世惟恐人不飲酒可慨甚矣

禁川游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備波洋卒至沈溺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夜士主行夜行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王氏應電曰夜士若脩閭氏國

中宿互樣之類賈氏公彦曰以星分夜若今時觀參辰知夜早晚　鄭氏鍔曰夜雖有時其分則以星蓋月出尚有早晚唯星麗天至夜必見故也

案夜之長短不同而星出之早晚亦異月令每月記昏旦中星以正時亦以分夜也農民行旅見其星至其方則知為其時不惟昏旦所見注云甲乙至戊所謂五夜也疏乃以戌亥言之繆矣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晨先明也宵定昏也禦亦禁也謂過止之無刑法也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　鄭氏鍔曰先明謂之晨中夜謂之宵通夕謂之夜詩言夜向晨則知晨先明也又肅肅宵征夜如何其夜未央則宵與夜固異矣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烜許遠反又虛鴛反夫如字先鄭音符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遂陽遂也賈疏取火於木為木遂以其取火於日故

名陽遂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成氏伯璵曰冬至日子時鑄銅為鑒謂之陽遂夏至日午時鑄銅為鑒謂之陰鑒　王氏昭禹曰鑒遂之齊考工記謂以金錫半為之者是也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賈疏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鄭司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室亦謂明水為玄酒農云夫發聲明齍謂以明水脩滌粢盛黍稷　王氏曰考工記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為圜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故書墳為蕡

正義鄭氏康成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内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賈疏樹於門外者非人所執也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諸侯不樹於地使人執庭燎與大燭一也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其百者蓋天子禮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如今蠟燭若人所執者用荊燋為之執燭抱燋燭不見跋是也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中音仲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

處及備風燥　王氏應電曰軍中尤宜慎火　易氏祓曰大衆所集雖非時亦禁之

寀南方火位也故司爟通掌四時改火出納火之令職主於布火之利而不掌火禁其曰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蓋因布令而及之使民知避其害非火禁也火禁如用火之地救火之法以及夏毋燒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以刑官之屬掌之使民不敢犯也軍旅之火禁以刑官修之者非軍刑所及也司

烜掌明火故竝共墳燭庭燎以為刑官之屬故并為屋誅之竁焉

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竁處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竁若今楬頭明書其罪法也賈疏昭二年左傳鄭公孫黑作亂子産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故知有明刑書於木也

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賈疏曾子問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是夜葬之事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掌為明竁則罪人夜葬可知

賈氏公彦曰屋誅誅於

屋舍中也

冡冡人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正為此也盖不惟王族及公卿大夫之兆域不宜有此以汚辱其先人即庶人清門亦用為耻故使其子姓親戚别葬之而有司為明竁以示懲焉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條音滌辟音避益反音闢

正義鄭氏康成曰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

為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條狼氏八人夾道而馳則夾道而在前也公則六人以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蓋亦各有條狼氏故竝著於此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

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賈疏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條狼氏則為之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大言使衆聞知

案云凡誓則不獨軍旅及祭祀也五戒之中禁用諸田役而大司馬職有司表貉誓民又云羣吏聽誓於陳前則凡糾禁戒誥皆可通言誓也如祭祀之誓大宰掌之大司寇涖之條狼氏執鞭以命之軍事尤重故下又詳其所誓之辭　朝士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與此職異文何也朝士所掌外朝也故呼百官

使就位又辟胥徒萬民使無擁雜此職掌王出入則身執鞭以趨而辟止行者耳故於誓亦執鞭以趨於前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車轘謂車裂也　賈氏公彦曰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曰軍旅贊王鼓右謂勇力之士在車

右備非常馭謂與王馭車者也僕右與馭及王駟乘也　王氏應電曰大夫師帥以下也有不關謂關白於大將

案此專言軍旅之誓也王在軍則王為主將王不在軍則卿為主將主將居車中在鼓下而馭者在左其右有兩人此駟乘灋也主將誓人者不在所誓之中若參乘則將在左主射亦在所誓矣如甘誓所云是也大夫則師帥旅帥也事有當關白而不關者則鞭

之鞭作官刑故也師謂百夫之長族師鄙師以下也不言敢不關蒙上省文也春秋傳晉楚之君在行其出謀發命者皆主將則大夫以下皆關於主帥周官之法大司馬掌戒令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則所關者大司馬及本軍之帥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觀書甘誓湯誓等篇皆主軍旅之事可見此本夏官之事而掌於司寇之屬者兵刑本一事

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師樂師也

案閫以外將軍制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事事關於君則機失於遥制恐不免矣注以師為樂師葢謂祭祀祭祀之前總誓百官無為特誓樂師也樂師無目尤加矜敬焉而誓之曰鞭三百乎

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大音泰

寀大史之職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小史之職大

軍旅佐大史夫大史即在軍中有何所犯而至於殺

乎若夫祭祀之誓不過共失其敬慎小心執事有恪

耳要無大刑也此二句葢劉歆所增竄也詳見總辨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㰊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

而賞罰之粥注音育注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當為互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中城中也粥養也國所游養謂

羨卒也賈疏國家粥養未入正卒且為羨卒者使之追伺盜賊脩閭氏比之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欜謂夜行擊欜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其惑衆

案脩閭氏與野廬氏同掌道治而所禁各異何也國中有徑踰而無横行在野則逐捕盜賊及行旅自衛以兵革趨行者不可禁道路寛廣而行人稀且有風

雨之急而投廬宿馳騁不可禁曲禮入國不馳則國外可馳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賈疏脩閭氏雖主六鄉其實兼主六遂故言里宰以包之　賈氏公彥曰恐有姦非故命各守其閭

案閭亦有互王政之周於守禦如此

通論王氏應電曰凡巡警之事王宫之比宫正掌之國門之守司門掌之二十五家為里里門曰閭閭有

宿互㯳一有緩急守此足矣故特設脩閭氏專掌其事以時比而脩之萬一姦盜竊發人盡兵而道皆險也何地之可匿哉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冥莫經反又音覓

正義鄭氏康成曰弧張罿罦之屬賈疏詩云雉罹于罿雉罹于罦言之屬仍有兔罝之等所以扃絹禽獸者靈鼓敺之使驚趨阱擭

賈氏公彥曰弧弓也謂張弓以取猛獸　王氏應

黿曰猛獸多力弧張阱擭為機坎以乘其不見故曰冥氏

案楚辭九章設張辟注辟謂機矢張謂罻羅即此經所謂弧張也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正義賈氏公彥曰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　鄭氏衆曰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王氏應電曰不特去其害亦資其用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庶注作煑章語反禬胡內反說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毒蠱蠱物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敎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案柳宗元種白蘘荷詩云庶氏有嘉草攻禬事久泯嘉草疑即蘘荷之類攻之謂爇之鄭司農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鄭氏鍔曰大祝六祈有攻說皆以辭責神也此曰攻曰說又曰禬非六祈之所謂禬當讀如潰癰之潰謂以辭責之使其毒潰散

賈氏公彥曰攻說禬之去其神

嘉草攻之去其身　鄭氏鍔曰左傳於文皿蟲爲蠱

穀之飛亦爲蠱皆謂其腐壞也毒物能腐壞人之心

腑故謂之蠱

凡敺蠱則令之比之比之（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爲之又校次之　劉氏彝曰凡

敺蠱者隨其方土之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則令敺

之已乃比其優劣

案此官僅下士一人故人有能敺蠱者則令之而比

次其術之高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正義鄭氏康成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王氏應電曰不必皆冬藏之獸但取其穴居如蟄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

案蟄獸猝不易得各以其物火之蓋物性各有所畏故令觸其煙焰而不能藏也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翨式至反掎居綺反翮户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脚

賈疏若今取鷹隼者置鳩鴿羅網中以誘之

通論王氏昭禹曰獸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冥氏穴氏翨氏所獻不云入於玉府者蓋此特除其害而已不可以為常繼而責其必獻也

案蟄獸猛鳥特設官以攻之者非獨慮其害於人亦

所以安衆鳥獸而使之生息蕃滋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柞側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　賈氏公彦曰攻木之處有草則兼攻之　鄭氏鍔曰草木林麓根固蟠結不可削除用力尤多故曰攻

案柞氏攻木薙氏攻草皆主苑囿之官若畿内林麓欲化為榖土或以奠民居則篛掌其政令下經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是也

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刊剝互言耳皆斫去次地之皮生

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之水之使其肄不生

賈氏公彦曰夏至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

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

韌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刊陽木冬剝陰木

案此示人以攻草木林麓之法也凡草木陰陽和則

滋生陰陽極則敗絶夏火盛而又火之以絶其陰冬

水盛而又水之以絶其陽則萌櫱不生根株腐爛而土可化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其水火者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賈疏夏火之者秋以水漬之冬水之者春以火焚之如此則地和美

王氏安石曰化謂薄於陰陽相沴之氣則化而為土

案既以水火絶其萌芽矣俟其火氣之既得而水之

俟其水氣之既浹而火之又所以使之相劑相成故土和美而可種植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先王之於林麓欲其材木為用則為厲禁以毓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刋剥而化之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則虞衡之職脩也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則柞氏之職修也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除木有時賈疏如上冬夏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繩常陵反注作孕撰證反芟所銜反注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當爲萌書亦或爲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芽某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賈疏漢世茲其即今之鋤也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耜之以耜側凍土剗之　鄭氏鍔曰殺草之法其去必以漸春始生之初則薙其萌萌去而根尚

在也未能不生夏日至則陽極而熱於是芟而夷之猶未能盡其蔓也於是含實繩育之時則芟刈而蘊崇之及冬日已至陰極而凍則耜而剗之剗覆其根使來春不復萌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哲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哲梯益反蔟蒼屋反覆芳六反夭音妖

正義鄭氏康成曰覆猶毀也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

鄭氏鍔曰王政仁及飛鳥不毀卵不覆巢今乃設官以擿去之何耶觀韓愈有射訓狐詩聖惠方言有鳥夜飛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狀如五疳是知夭鳥之害有如此者不可以不去也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賈疏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星謂從角至軫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王氏安石曰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號可以勝天邱氏曰天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蝠忌庚申燕辟戊巳虎豹以衝破鵲作巢

辟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

案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

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鄭氏鍔曰謂其有神則以攻禜攻之謂其有毒則以莽草熏之

凡庶蠱之事庶注作煮一讀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庶除毒蠱者蠱蠹之類或薫以莽草則去　賈氏公彦曰翦氏主除蠧物除蠱毒自有庶氏令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掌之

案庶氏掌除毒蠱蠱之病人者此職庶蠱蠱之病羣物者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犮音拔蜃是忍反注故書蜃為晨鄭司農云當為蜃書亦或為蜃

正義鄭氏康成曰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

中者賈疏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賈疏淳沃也謂洒沃以汁則死也

凡隙屋除其貍蟲貍莫皆反又莫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貍蟲䗪肌蛷之屬　鄭氏鍔曰隙屋則離宮別館希御幸之地無所不除之矣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蟈音國鼃烏瓜反又烏乖反黽米引反蘜居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魯之間謂鼃為蟈黽耿黽也蟈

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故去之牡鞠鞠不華者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鄭氏鍔曰螻蟈多矣疑此所去者亦爲王宮　劉氏彝曰宗廟之祭祀賓客之饗燕凡禮樂未作以肅靜爲敬則鼃黽之喧鳴不可以不禁禦或以灰灑之或以煙被之者郊廟朝廷學校嚴閟之地乃絶其類若會同師田所暫止則使之無聲可矣曰水蟲不獨鼃黽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涿知角反炮步交反注故書炮作泡

正義鄭氏康成曰水蟲狐蜮之屬賈疏蜮即短狐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則死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賈疏石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劉氏彝曰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橭音枯亦音辜

正義鄭氏康成曰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榑為梓午為五杜子春云梓當為榑榑讀為枯枯榆木名五貫當為午貫賈疏以榑為幹穿孔以象牙從横貫之為十字

案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庭氏掌射國之夭鳥射食亦反下同

正義鄭氏鍔曰言國中之夭鳥者舊所無有偶自遠而至如春秋所書鸜鵒來巢故以為異　賈氏公彦曰城郭人聚之處不宜有夭鳥故去之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　王氏昭禹曰弓矢嘗用之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

存疑鄭氏康成曰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

案專言國中者若山林田野則不必禦也曰鳥獸者既不見其形則不辨其爲鳥與獸也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太

廟譆譆出出者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

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

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

案夭鳥可射太陰太陽豈可射乎救日月陳五方之

兵弓矢非用以射也若神也以下劉歆所增竄

總論王氏應電曰秋官掌刑而有冥氏以下十二官

則凡猛鷙昆蟲與夫托夫神姦而為害者並不能逃夫刑罰之威而況於姦慝暴亂之人乎

銜枚氏掌司囂

正義鄭氏康成曰察囂讙者為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主祭祀者主猶司也謂司祀事之官若郊祀

則扈從及道所經皆令焉

軍旅田役令銜枚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言語以相誤　易氏祓曰祭祀禁無囂而已若軍旅田役則人情雜遝非法之能禁直使之銜枚而後肅然無譁

禁嘂呼歎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惑衆相感動嗚吟也　劉氏彝曰聲大而急曰嘂高而緩曰呼嗟而怨曰歎悲而傷曰嗚

家國中之道謂廣路通衢若巷歌巷哭固不禁也野
涂無禁以不能徧禁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音函户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
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王氏安
石曰非大祭祀則杖於朝者弗預

軍旅授有爵者杖

正義鄭氏康成曰别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

鄭氏鍔曰軍中以斧鉞為威將帥所執耳若有爵者在其中既非杖鉞之將又匪將校之列宜有以表異之故授以杖見其爵位之尊

案將軍杖鉞羣帥皆執兵其有事於軍中而不親甲兵者如小宗伯肆師大師大史小史師氏之類則不論其年齒皆授以杖用以别於即戎者軍中自主將至公司馬皆各有所統之人所司之局故不任軍事則别之曰有爵者　授有爵者杖以别於即戎者觀

此益知無誓大史小史以墨殺之理

共王之齒杖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㫁謂王制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七